第一章　观察世法谈佛法

第一节　超越世法的觉者法

我人面对着这个森罗万象[①] 的世界,总是免不了会生起一些迷惑，而终至无从索解的奇思异想——

①森罗万象：指宇宙内各种现象森然罗列之意。南北朝时陶弘景有文说“万象森罗,不离两仪所育”,是其出处。虽然,诸多工具书,谓此语出自佛教《法句经》“森罗及万象,一法之所印”句,考《法句经》有二:一是法救尊者撰,收在《大正》三本缘部另一译者佚名,收在《大正》八九疑似部,读其文,亦不无疑,故私意以为出自陶氏之文为可信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这个世界,总总而生,林林而群[①],是如何而有的?它的意义何在?

我和这个世界的人,生从何处来?既生了,为什么又会走向那可怕的死亡?死后又到哪里去?

这世界究竟是有限?是无限?

……?

像这样一个一个层出不穷的问题,教人搜尽枯肠,百思不得其解,到最后,只有在莫可奈何的心态下向这类问题俯首投降,让它带到棺材里去,说起来,很是可怜哪!

为了寻求这类问题的答案,古今东西的睿智之士,所作的精力投注,是极为可观的。

综观西洋哲学史,上下两千多年,固然累积了不少哲学家的智慧结晶,拥有不朽的、极其丰

①林林总总:众盛之义。唐柳宗元文:"惟人之初,总总而生,林林而群。"此即取用之。

富的智慧财产。数其立说：一元的、多元的、唯物的、唯心的……众则众矣，观其论议，形上学的本体论与神学，论理学的逻辑学与认识论，宗教学的神造论，科学的进化论……宏则宏矣，但是，无可讳言的，存在的问题，仍属悬而未决，而且，距离结案的路程，亦渺渺无期。

作为我国思想主流的儒家，先师至圣孔子，似乎不太主张去追究这类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。他只正对现实社会的需要，宣扬教人以修己安人之道。平心而论，修己可以美化、充实、落实个人的人生，推而广之，即是调和、平衡、安定社会的力量。因此，如何做好寓安人于修己之内，实是政事的当务之急，比之哲学的高谈阔论，对人类社会似乎要有益得多。

话又到了题外，应止。

佛陀释迦牟尼时代的印度，学风已变得非常自由，所以，思想非常发达。由上述原始的奇思

异想所引发的理论和问题，非常之多。当时最为流行的论难，要数著名的十四难[①] 了。十四难可分为四类,如——

第一类：世间常？无常？亦常亦无常？非常非无常？

第二类：世间有边？无边？亦有边亦无边？非有边非无边？

第三类：如来死后为有？为非有？亦有亦非有？非有非非有？

第四类：为命者(神)即身？为命者异身？

但是，佛陀对这十四个问题，一律搁置不答。如果说有所回答，那便是摒弃性的评价。

据巴利文《中阿含经》[②] 记载：某次,耆那教

①十四难：亦名十四无记，亦名十四佛不答。详见后本页注②及5页注①之内容。又见《大智度论》卷二,《大正》二五·七四下。

②这段经的译文，节自慧炬出版社出版的《佛学今诠》上一三四至一三八页,原注引自巴利藏《中阿含·六三经》。按:后面的注六所引书亦录此经,以文繁未从。汉译《杂阿含·九五七至九六四》经,亦有类似记载,但缺此段的精彩处。

中,有位名叫婆磋[①] 的游方僧，来到佛陀的跟前，把这十四个问题逐一提出，询问佛陀，哪一见地是正确的，其余都是错误的。结果，他所得到的答复是：

这些话好像是些傀儡戏，像是一座进去就出不来的热带森林，像一座荒芜的沙漠，它们是束缚人的枷锁，它们使人困惑、沮丧,与忧悔、痛苦不可分;它们不能使人得到和平与知识，不能导向寂静智能和解脱，对于修习梵行及消除炽热的烦恼，是毫无用处的。

婆磋听后,反问：

你既然拒绝这些理论，那你是否有你自己的哲学主张呢？

①婆磋是旧译，《佛学今诠》译作瓦恰，巴利文为， Vachagotr 义译犊子,是种姓名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佛陀说：

如来是不受任何理论约束的，他已从一切理论中超越解脱了。

同样的事，也曾发生在佛陀的弟子——尊者鬘童子的身上[①]。他对佛陀说：假使世尊不解释这些事,我就要放弃梵行[②],回去度那世俗的居士生活。并且又带着不甘愿的语气说：如果世尊知道,就应该解释 如果不知道,惟一正直地做法，就是自己承认。

佛陀除了说服鬘童子的话没来由之外，为了阐释这些问题之有害无益，还特地为他说了个毒箭的譬喻,让鬘 童子尊者听了满心喜悦，赞叹信

①记鬘童子事,汉文两译,都名《箭喻经》,收在《大正》一中阿含部，由译文生涩难读,故未从。此中所引,节自近人顾法严译自英文巴利藏《原始佛典选译》第七章第二节,(惟最后两段,笔者为避文繁,有所剪裁,希读者谅之)此经巴利藏亦收在《中阿含》,与前婆磋事,同编在《中阿含·六三经》内。

②梵,是清净义。此有两解：一、狭义,断淫欲为梵行；二、广义,圣道谓之梵行。

受。佛陀说的毒箭喻是：

鬘童子！这就好比一个人被一枝涂满毒药的箭所射伤。他的友伴、亲戚替他找来一位内科或外科医生，而病人却说“：我不要把箭取出来,要到我查清楚那伤我的人是属于武士阶级，婆罗门阶级,农民阶级,还是贱民阶级。”

或者他说“：我不要把箭取出来,要到我查清楚那伤我的人姓甚名谁，属于那一氏族。”

或者他说“：我不要把箭取出来,要到我查清楚那伤我的人是高，是矮，是中等身材。”

或者他说“：我不要把箭取出来,要到我查清楚那伤我的人的肤色是黑，是微黑,还是黄色。”

或者他说“：我不要把箭取出来,要

到我查清楚那伤我的人是本村、本镇、本市,或外村、外镇、外市的人。”

或者他说“:我不要把箭取出来,要到我查明那伤我的弓是张弹弓，还是弩弓。”

或者他说“:我不要把箭取出来,要到我查明那伤我的弓弦是什么做的：马利筋,竹子,(动物的)筋,苎麻,还是萝摩。”

或者他说“:我不要把箭取出来,要到我查明那伤我的箭杆是一支芦杆，还是苇杆。”

或者他说“:我不要把箭取出来,要到我查明那伤我的箭翎是鹫羽、苍鹭羽、鹰羽、孔雀羽，还是西惕罗汉努鸟

(Sithilahanu)[①] 的羽毛。”

或者他说“:我不要把箭取出来,要到我查明那伤我的箭杆上绑的是黄牛筋、水牛筋、鹿筋,还是猴子的筋。”

或者他说“:我不要把箭取出来,要到我查明那伤我的箭镞是普通的、有倒钩的、vekanda 的、铁的、小牛牙的,还是夹竹桃木的。”鬘童子!那人还没有把这些搞清楚,就要死掉了。

鬘童子!和这情形完全一样,不论是谁如果说:“我不要在世尊座下修习梵行,除非世尊为我解释世界是永恒,是不永恒……圣者死后既不存在,也不不存在。”鬘童子!在世尊还没为有把这些为他解释明白之前,他就要死掉

① 巴利文 Sithilahanu,不知是何鸟名,待考。

了。

鬘童子！修习梵行并不靠世界是永恒的教条。鬘童子！修习梵行也不靠世界是不永恒的教条。鬘童子！不论流行的是世界是永恒的教条，还是世界是不永恒的教条，世间仍然不免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。而我的对治方法就是要在现生中消灭这些忧患。

鬘童子！修习梵行并不靠世界是有限,世界是无限的教条……。

鬘童子！修习梵行并不靠灵魂与肉体是同一物；灵魂是一物，肉体又是一物的教条……。

鬘童子！修习梵行并不靠圣者死后仍然存在，不再存在的教条……。

鬘童子！修习梵行并不靠圣者死后既存在也不存在的教条。

鬘童子！修习梵行也不靠圣者死后既不存在也不不存在的教条。

鬘童子！不论流行的是圣者死后既存在也不存在的教条，或者圣者死后既不存在也不不存在的教条，世间仍不免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。而我的对治方法就是要在现生中消灭这些忧患。

鬘童子！因此你要永远牢记我所没有解释的是什么，解释了的又是什么。我没有解释世界是永恒等这些问题,因为,这是无益的,于法于义都不相应。我解释了苦、苦的根源、苦的止息和导致苦的止息之道。

鬘童子！我为什么要作这些解释呢？因此，这能饶益有情众生，以其于法于义相应，能导致正见、无上慧以及涅槃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上述第一个故事,佛陀自说“:如来是不受任何理论约束的,他已从一切理论中超越解脱了。”所谓理论，如前说，是人们使用逻辑方法推断出来的知识,建立起来的道理,是间接的,臆测的,结果,但各是其是,其令人困惑,正是在此。从一切理论中超越及解脱了的佛陀，则迥异于是，他对任何事物的观察,不论有、无,隐、显,深、浅,远、近等,都如观掌中果,一目了然,是直接现在眼前的如量之知，是不假任何推论的，当然不受任何理论约束。

第二个故事,佛陀自说“:不论流行的是’什么理论“,世间仍然不免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,而我的对治方法,就是要在现生中消灭这些忧患。”佛陀断然地说出这种任何人不能说，甚至也不敢说的话，就是因为他自己已经消灭了这些忧患，获得了生死止息的涅槃。不但如此，当时还帮助了不少的人获得同样的利益。

故世间人认为是最高深的理论，在佛陀看来,毫无用处 ;世间人认为最重要的问题,在佛陀看来，毫无意义，都与痛苦不可分。

因此，佛陀不像那些哲学家，把问题的焦点放在探讨形而上等那类哲学问题上；也不像那些宗教家，刻意要创造出一个造物主来。不但不如是，而且持严格的反对态度。所以，我人应认清：

一、佛法或佛学决定不是哲学(Philosophy)；

二、佛法或佛教决定不是宗教(Religion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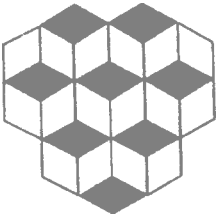
我人把佛法说成佛学，是把佛陀所说法义，当作一门学问研究，把它说成佛教，是佛陀教授的简称,故佛法、佛学、佛教,都是内涵相同的异名。今说佛学,往往与哲学一语相混 ;说佛教,往往与宗教一语相混，时尚所趋，几已积非成是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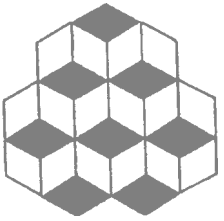
照佛陀的教示，人类的问题，不在于学问和神,而在于本身的无知,说句非常不好听的话,就是愚痴。这愚痴是一种与生俱来逐物着境爱吾

执我使然。逐物着境，难免被境物颠倒，失去意志的自由 爱吾执我,甚易为吾我蒙蔽,产生迷乱的分别,甚至可以说,离境物则无意志行为,离吾我则无认识分别。在物、我交相影响之下，如何能获得那种不错乱的知识理论呢？这情形正如苏东坡诗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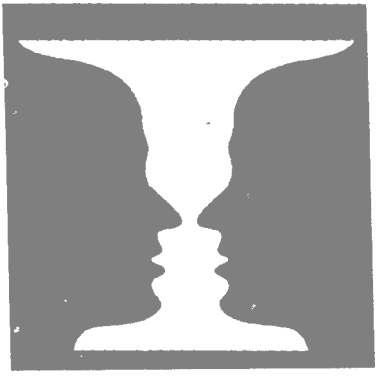
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
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又如左图，只要把它的上下颠倒过来，则所层叠出来的正方形立体物，数量就成了两样。又,假定有甲、乙两人,甲说上图是六个立体正方形物,颠倒过来的下图则是七个,乙说反是,各执一词,互不相让,当此之时,人们还真难为他们排除纷争呢！世间之倒见倒执，不很类似这样吗？





再看看下边这幅著名的鲁宾杯子的图案——



这幅图案，在完全不作改变的情形下，我人只要以白色为图形，黑色作背景，所见的便是一只杯子 反过来,以黑色为图形,白色作背景,所见的便是两个人头——面对面的人头。

假使我照这幅图形，用金属或陶瓷制作成两件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一件是可以盛水的杯子，另一件则是不能盛水的橱饰品，同时把它并列橱柜中。当你只能用视线去平面接触，不能看到或摸到它的顶部时，你的内心一定会产生迷乱，判断不出那个是杯子,那个不是。对吗？

这点小事，尚且如此，何况那辽阔无垠的宇宙？何况那瞬息万变的万有？更何况那在我人活动空间之外，绝大多数的境物都只能凭借视觉或听觉去认识，谁能肯定这些认识不会产生迷乱呢？当然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，还有能力使用别的办法扩大其认识的范围和知识的领域。人类的文明,发展到今日,从天文学看,几可谓无远弗

届 从现象学看,几可谓无微不至 从进步快速的科技看，人类物质生活的享受，几成日新月异之势 然而,福兮祸所倚,自然环境受到各种工业的染污和破坏，已使人类的健康饱受威胁；精密武器的发展，已使全人类面临毁灭的危机。各类哲学,只能寻找问题,提出问题,并无解决办法 各种神教,并没有创造和平,相反的,倒是各地的宗教战争，时有所闻。看看眼前的这些事实，回头再看看佛陀说的“:它们使人困惑、沮丧,与忧悔、痛苦不可分”,不能不令人叹服!

问 如前说,佛陀既不为学问理论而说法,乃为于现生中消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等过患而说法，而他自己又是从此中超越了、解脱了的。若是这样,佛陀就应该不死——不入灭或不涅槃。

答 不然 有生必有死,这是自然规律,亦即圣教中所说的法尔如是之理。现生解脱的圣者——亦包括佛陀——都是父母所生，既生必死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